



聊城 全民阅读

撕掉“标签”读诗仙

——读《品中国文人》(李白)有感

◎ 李小娟

《品中国文人》是刘小川先生的作品，我读完其中的李白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然而，却迟迟没有写关于这篇品读的读书笔记。不是懒，而是不知如何下笔。

在我对李白粗浅的认知中，李白，绝对是一个无人能及的高度，就我这个乡村教师，真的不敢妄语。但是，想了很久，我还是决定写一写他。读《品中国文人》的感悟，少了他，似乎总是一个缺憾。

无论是在自己求学时，还是在为人师表后。课本中，时常会遇见李白。从教科书中认识的李白，无非就是“伟大、品行高洁、浪漫主义……”。但从小川先生的笔触中，却能看出，我们给李白贴的这些标签，不足以使我们走近一个真实的李白。

因为有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，所以我们总会把“重情重义”这样的评价套在李白的身上。在小川先生的笔下，我惊奇地发现，李白的友情是此时此地的。他不会长时间惦记一个人，对孟浩然、杜甫、汪伦都是如此。尤其是杜甫，杜甫形容李白的诗句无数，更是有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这样让人惊心动魄的千古名句。而李白写给杜甫的诗，则属应酬，可能写过就忘了。

读过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，就给李白套上“为国效力，兼济苍生”

等评价性的论断。但从小川先生的笔下，我们会发现，以李白的性格，即使一生仕途顺畅，他也不会成为苏轼那样的儒官。

因为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，就说李白“视名利权贵如粪土，高洁傲岸”。殊不知，李白一心想入仕途。为了能进入官场，他以隐士名号寻求出仕机会，在终南山，他结交权贵，一有希望就立刻奔向长安。李白终于被封为供奉翰林，在长安三年，留下三首好诗。而这三首诗，全是献给杨玉环的。

从这几个方面来看，小川先生笔下的李白和教科书上的李白是有差别的。那么，这是不是说，真实的李白就完全颠覆了教科书中对他的评价呢？其实，也不尽然。

李白对朋友的时效性，对仕途的强烈渴望，以及他对亲人的淡漠等，其实是从另一方面向世人展示他性格中的简单。而他的才华，世间确实少有。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“明月出天上，苍茫云海间”“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风直到夜郎西”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……除了中秋月，其余各类经典之月，大都归于李白。在小川先生的《品中国文人》中，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李白。

无论是否喜欢，都不可否认，李白是一个有着杰出才华的异人。

书香飘过的角落

◎ 田雪梅

女儿身体不舒服，我打算带她去诊所看看。

女儿小时候感冒发烧常去一家诊所，那儿的医生医术精湛，慕名而去看病买药的人络绎不绝。打针的、买药的、排队等候的，再加上小孩哭、大人哄，手机铃声此起彼伏，诊所里一片闹哄哄，给人混乱和压抑感。有一次，带五岁的女儿去看病，出了家门她一看我们出发的方向，就蹲在地上哭，问了半天，她说才那个诊所里太吵了。

这次，女儿一听要去那家诊所看病，本能地反对。我能理解吵嚷声实在让人脑壳疼，但那位医生的医术精湛，思索再三，还是选了那家诊所。

时隔几年，诊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诊室、药房、检查室都有独立房间，更让人感到舒适的是，诊室外间隔了一个宽敞的走廊，洁净如新，一排座椅上铺着棉垫子，屋顶的吊兰葳蕤碧绿，垂下长长的藤蔓。长廊尽头有大型的盆栽，枝青叶茂，若有若无的清香氤氲在长廊，让人紧绷的神经顿时放松了下

来。更让人喜出望外的是，五六米长的走廊两头放置着简约的书架，上面整齐地摆放着《读者》《思维与智慧》等杂志，还有各类少儿读物。

原本吵闹的诊所，现在竟然静悄悄的，只有墙上的挂钟时针走动的嘀嗒声、书页翻动的沙沙声。候诊的大人们有翻书的，有闭目养神的；大一点的孩子捧着书看得津津有味；幼儿的眼睛被绘本上的彩图吸引着。

女儿的号比较靠后，她拿了一本《中学生博览》，专心致志地看起来。等轮到我们，女儿才爱不释手地放下了书。医生问她哪儿不舒服，她愣了一下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那书太好看了，头这会儿没顾上疼。”她的话逗笑了医生和护士，药能治病，书香也能疗愈患者。转移了注意力，疼痛自然会缓解。

和女儿取了药出来，经过走廊时，我们放轻了脚步，深深地吸了口气，书香和植物的清香让人神清气爽。身体有疾的人静静坐在那儿，沉浸在书香里。

书香飘过的角落，是一个有爱的地方。

布衣诗人谢榛

■ 武俊岭

李奎告别曹知府，往刘家走去。见了谢榛，李奎问道，先生还在刘家住下去吗？

谢榛说，我住到三个月期满吧。到时候，我也该回安阳了。

那好吧。

暮春天气，宜人时节，开封府知府曹嘉于一家上好的酒楼设宴，为诗人谢榛送行。到席的有李濂、高叔嗣、张元、李奎、刘大公子。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曹嘉说，茂秦先生在开封一年多的时间，写出那么多的好诗，我很欣慰。这说明茂秦来开封来对了。大家举杯，庆贺一下！

众人响应，纷纷举起杯来，一饮而尽。

谢榛十分高兴，说，如果没有曹知府的邀请，我怎么能到开封来呢？想到这点，我便感到极其温暖。我谢榛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净遇到曹知府这样的好人。

曹嘉说，惺惺相惜，文章知己，茂秦兄不必客气。我还有一个动议，就是刻印你的五言诗。不管是五言律、五言绝、五古，统统收录进去，刻印出来。

谢榛听了，嘴唇哆嗦几下，猛地站起来，抓住曹嘉的手，剧烈地摇动起来。谢榛激动地说，你对我这样好，我真是太幸运了。

曹嘉笑笑，把谢榛安放在座位上，说，茂秦兄千万不要客气。

李濂说，谢先生，曹知府助你刻印诗集，又是一件可贺之事，大家敬你一杯，如何？

谢榛摆手，说，不应该敬我，应该敬曹知府！说完，谢榛站起来，大家也跟着站起来，一齐举杯敬曹知府。

高叔嗣很有感叹，对谢榛说，先生多年心血，快要看到结晶了、快要看到果实了。

谢榛点头。

张元对谢榛说，先有第一本，以后慢慢地就会多起来了。

谢榛点头，眼睛湿润了。

刘大公子站了起来，说，晚生师从先生学诗，三个月里学到很多东西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以后我当对先生父事之。说完，走到谢榛面前，双手捧起谢榛的酒杯，躬身相敬。

谢榛接杯在手，一口喝干。

接下来，众人又就编辑、刻印谢榛五言诗的事，商量半天，方才席散。曹嘉拉着谢榛的手，说，明天我有公务，没时间送你了。诗集的事，千万上心。

谢榛说，仲礼你放心吧。

在刘大公子的强烈要求下，谢榛又回到了刘家。

第二天，刘家翁让大儿子把谢榛叫到客厅，亲切地说，谢先生教育犬子，辛苦了。这是一百两银子的银票，奉送给你。另外，我要赠送你一些布匹，你拿回家里裁制衣服。听说先生家里人多。

谢榛说，谢过刘兄了。

不要客气！

随即，刘家翁让大公子到大街上唤来两顶轿子，一轿抬人，一轿抬布。刘大公子则步行着，往小楼而去。

小楼这边，李奎已收拾妥当。见谢榛来到，便去雇马车。

马车刚刚来到胡同口，李濂、高叔嗣、张元等人已来到。大家一起动手，把行李搬到马车上。谢榛与众人一一握手，依依惜别。最后，转身上车。

(未完待续)